

(二)



情就在一個月光皎潔的夜裏訂了

他是個電影明星伊也是個電影明星他和伊同是在紫蘭影片公司充演員的他是武俠派明星伊是閩派明星他和伊發生了純潔的愛情

孤星恨淚

曹咏京



一陣陣的烏雲侵襲那可愛的日光，把這光明的世界籠罩得像黑暗地獄一般，墓地裏流注般的大雨，衝向大地，上來把一天的暑氣都激蕩散，伊還在他的家裏，亭亭玉立，繼續接的，彈着月琴，他呢，却在伊旁邊，拍着板，很是逍遙自在，那時伊還不知道，天公在下雨呢，伊憂鬱地抬起頭來，向窗外一瞧，已是下雨，咧伊很抱歉，暗付天公為什麼這樣過意不去，打斷我們倆的情緒，呢伊搔了搔那額的前劉海，預備回家，可是他卻很依依不捨，抱了伊底細末的腰，很親愛地接了個吻，伊的那只粉粉

立刻止痛
一服斷根
萬試萬驗

痔瘡神丸
遠年近本所醫氣虛血弱家熱下注遺精結毒而方治此症者每經便血無不立愈每盒一元

上海公界東馬路明善坊

同仁藥所獨家發行

電話 北三三七八號

聯名表

黃月如	沈秋影	胡慧英	周文珠	韓雲珍	龔貝本
▲如字聯名者	▲影字聯名者	▲英字聯名者	▲珠字聯名者	▲珍字聯名者	報有某君之名且聯名表
王曉如	方磷影	張芝英	殷明珠	任如珍	今適本世界舉行電影博覽會
汪菊如	吳佩影	鄧秀英	賀雲珠	唐惜珍	
陳曼如	張梅影	黃秀英	何麗珠	許靜珍	

姊姊可是陳直是個蠹家外

陳直帶些土銀到上海來望他姊夫。姊夫見他，倒像個公子，不覺心裏有些動。他姊夫說：「你這人，倒有些意思。你到上海來，是幹什麼的？」陳直說：「我到上海來，是望姊夫的。」姊夫說：「你到上海來，是望姊夫的。」陳直說：「我到上海來，是望姊夫的。」

成了又和宋有財商量借書室有財也如所請各色停當才罷端盤也尤如所請各色停當才罷端盤預備做新人不料手機不穩被夫人知道事不動聲色時時親往宋府與問罪之師幸虧作人先來信張先生又替才置設法教他脫官服其時陳直病已全愈張先生就請他權為代表陳直初還不允後張先生花言巧語說客應了當就拜辭大地致入洞房才覺眼靜的看看他們無法可施隔了還被女的逼回家去到夜不許出門這陳直原以爲做能視就可卸肩的豈知弄到深夜原主不來新娘又不知道新郎是夜原主不來新娘又不

代表的聲音催他更聽陳直更急得交却不知誰知新娘不肯答應或我同什麼人拜堂就和誰做夫婦不替代表不代表然當難分之際才覺的夫人又尋蹤而至此時才瞥見舊人如虎新人又入了別人範圍自知絕望計謀實便昏放棄權利把千辛萬苦娶來的千嬌百媚的新娘

紀蘭蓀要陶奴珠爲表妹朱雲間問奴珠欲泣吞聲紹蘭蓀幼子而歸寧其父適王婢車擊兒懼訛傳爲奴珠蘭蓀遠送終母命訂三年後續娶朱雲之約蘭蓀三年之約娶朱雲又三年朱雲從金博士之請攜資蒞朱雲校奴珠依父而居服務於不郡之孤院吏八年院長薦奴珠往朱雲校主任教務奴珠遂變妝御黑色鏡易稱蘭夫人應侍而往時朱雲生子添香因唐遇良益甚奴珠既任職兼果不復辨其本來面目良產尤厭惡之然自身祕密仍持不敢稍表周旋朱雲開筵宴以招戚友窮極奢麗奴珠本不欲行苦爲良產所囑尤爲良產導線抵家經一室室恩恩珠指曰此吾慈母之遺容也以細故件朱雲大遭詬詰往哭於母之下柔雲追而杖之奴珠目擊心摧百計慰良產逾日良產導線珠其母墓會蘭蓀攜鮮花一束亦至奴珠心念動順力持簪卻不欲自宣

醫會特刊特此聲明
 本世界醫生
 日本醫學博士
 席時泰
 診所 虎地橋頭世界
 今時金碧瓦
 中法藥房
 民國十三年三月
 必將呵告者為狂癡不知不依爾
 時固親炙之也烏乎不倭宜亦可以
 自愛矣
 今也但殷已成抗價且生子矣當其
 結締時獨惜未遑不倖難否則司
 儀員高唱介紹人席時不倖且高
 祝國步以上數辭自命為但殷之輩
 今山亦即中國電影工業之功臣焉
 嗟嘻

本世界醫性
 日本醫學士
 席時泰
 診所 北堤橋頭瑞德堂
 時泰醫院 五年九月
 今診所 天為路大川則
 中法藥房 中法藥房

時固親炙之也烏乎不佞宜亦可以自豪矣

今也但殷已成抗儷且生子矣當其結禱時獨惜未邀不佞襄禮否則司儀員高唱介紹入席時不佞且高視闊步以對鮮自命爲但殷之撮

山亦即中國電影創業之功臣焉

有所寄十
絕之四

偏兒是一對未嫁夫婦。可是經
 一來，把那幸福之神不知趕
 裏去了。
 在一個陳設精緻的會客室裏
 葉蘭看胸上沒有一絲的血氣
 眼睛紅得和胡桃一般。好似哭
 一般。伊瞧了瞧窗外，滿室都癡
 鴨鴨鳴起來。這當兒一陣狂風
 過，桃花別樣紅，開盡萬籟。東風
 紛紛落盡胭脂色，剝削剝削，不再逢
 千秋。旗亭今僅空韶光，揮指去難留。
 催人最是功名恨，花落蒼苔香也愁。
 也曾幾度剖雙魚，知我情深思我苦。
 一日迴腸經百轉，可憐清淚淚盈裾。
 夕陽紅不幾多時，逝水年華盡自支。
 一覺揚州悲已往，故園綠葉負情嬌。

中國電影史之一頁